

# 小人物更见历史深度

——分析戏剧《窝头会馆》

王佳琪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长沙 410000

**摘要:** 该文以经典戏剧作品《窝头会馆》为例, 阐述剧中圆形人物的多面性, 分析演员特点与角色的融合情况, 探究物理空间与演员表演的密切关系。同时, 从《窝头会馆》的主要故事内容入手, 发现编剧刘恒通过描述时代潮流下各类小人物的生活状态的方式, 实现其展现历史现实和社会变迁的最终目的。

**关键词:** 戏剧; 《窝头会馆》; 历史感

## The little people see the more depth of history

— Analysis of Drama The Wtou House

Jiaqi Wang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Province, 410,000

**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the classic drama “Wtou Hall” as an example, expounds the multi-faceted nature of circular characters, analyzes the integration of actors' characteristics and characters, and explore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physical space and actors' performance. At the same time, starting with the main story content of WHall, we found that screenwriter Liu Heng realized the ultimate goal of showing the historical reality and social changes by describing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all kinds of small people under the trend of The Times.

**Keywords:** drama, “Wtou Hall”, sense of history

《窝头会馆》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推出的献礼话剧。这部戏剧立意深刻, 兼具艺术价值和人文价值, 有高度, 有温度, 有深度。它把生活在当代社会人们的视野重新拉回1948年——北平解放前一年, 通过北京一个普通人家四合院——窝头会馆中几个小人物的悲欢离合, 展现了老北平底层小市民的生活历程。事实上, 社会中大多数人都是默默无闻的小人物, 而《窝头会馆》抓住了这一痛点, 它恰恰写的就是小人物的故事, 小人物的故事更能引起普通人的共鸣, 也让观众更具代入感。编剧刘恒擅长写人物, 尤其是像《窝头会馆》中苑国钟、田翠兰这样的小人物。他对他们有研究, 有体会, 有感情, 能够生动具体地展现出他们真实的希望与绝望。从这些小人物背后, 我们能够以小见大, 看到的是琐碎生活中的社会变迁, 感受到的是厚重的历史感。

**作者简介:** 王佳琪, 女, 2001-10月, 汉族, 籍贯: 河北省玉田县湖南师范大学本科在读。

### 一、塑造圆形人物, 展现人性多面体

《窝头会馆》描写的是1948年北平的一个名为窝头会馆的大杂院里, 几户普通人家的艰难生存状况。叙事时间由夏到冬, 剧中人们的心理也由希望到绝望。这些小市民挤在这个小小的窝头会馆里, 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下, 饭都吃不饱。他们除了陷入无休止的各镇内部矛盾、争执之中, 还要忍受那个时期战争、动乱带来的心理压力。在纷繁复杂的主客观环境下, 剧中的人物形象自然应是饱满多面而非单一性的。刘恒与演员们也都做到了这一点, 获得了充满真实感的现场效果。

何冰饰演窝头会馆房东苑国钟, 这个角色是整部剧的中心人物。他爱财如命, 但却心怀大义, 守着自己的小院和一直误解自己、并不待见自己的儿子, 靠收房租, 酿私酒和腌咸菜的微薄收入养活自己和儿子, 并想方设法给儿子治病。杨立新饰演保长肖启山, 他虽然不住在这个小院里, 但经常来窝头会馆, 整天催捐税、抓壮丁。他表面仗义仁厚, 内心却充满算计, 希望小院里的人可

以领他的情。除了算计着街坊们的钱，肖启山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一直惦记着窝头会馆这个小院儿，想有一天据为己有。濮存昕饰演前清举人古月宗，这个角色是传统历史文化的代表与见证者，更是历史的遗存者，可以称得上是“活化石”。他整天睡在棺材中，是窝头会馆的前房东，靠着自己的举人身份，在卖苑国钟房子转房契的时候玩文字游戏，就一直赖在窝头会馆，白住了二十多年房。古月宗看上去整天浑浑噩噩，不明所以，实则是个“旁观者清”的明白人。

再来看几个女性角色。宋丹丹饰演的王立本媳妇田翠兰是个苦出身的人，为了给女儿治病，曾经做过“暗门子”，后来嫁给做卤煮小买卖的老实本分的王立本。她总被认为不守妇道，但谁也不知道，她牺牲自己喂养丧母婴儿，救其于水火之中的故事。她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表面暴躁不近人情，实则有一颗温柔善良的心。徐帆饰演的金慕蓉，本来是个富贵命的前清格格，但可惜生错了年代，嫁给了卖狗皮膏药、略带文学气质的正骨师。除了对心中最重要的人——正在上学的女儿有温柔关心之外，她说话尖刻刁钻，完全活在自我的世界里。此外，她因命运不顺，心存不甘，相信上帝可以拯救她的一切，宽恕她的一切。至此，两个主要女性角色在信仰上就形成了一对矛盾关系。田翠兰拜弥勒佛，金慕蓉拜耶稣。无论大事小事她们没有一天不掐架，从开头儿掐到结尾。此外，金慕蓉的女儿，虽戏份不多，但每次出场都说明着外界的变化，她是一个链接着窝头会馆和外界世界的串联人物。她是充满沉闷的窝头会馆中的一缕光，更是常为苑国钟儿子生命带来光亮——知识与思想的人，也象征着新时代新青年势力和新思潮，代表着时代的新希望。

圆形人物和扁形人物的区分，是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提出的。这一区分不仅可以在文学作品中适用，也可以在戏剧中进行探究。剧中塑造的这几个人物形象，大都是圆形人物。整部戏剧没有绝对完美的人，也没有大奸大恶之人。人物饱满现实，同时特点突出。这些人物之间，发生了许多违背正常道德标准的事情：苑国钟抢夺捐款、田翠兰出轨等等。这些见证着普通人在精神与物质的矛盾下作出的不同选择，这些犹豫和选择的过程更真实地展现出人性的多面性与复杂性。

## 二、人物关系复杂，“钱”为导火索

《窝头会馆》中的人物关系较为复杂，并经历了一个从常态关系到非常态关系的变化过程。整出剧采用时间顺序，由夏到冬，并按照性格逻辑、情感逻辑、行为逻辑自然向前发展，结构清晰完整。剧中的矛盾冲突以多条线索展开，“钱”成为各种冲突的主要导火索。

苑国钟为中心人物，围绕苑国钟，有四个主要人物：

翠兰子，古月宗，肖保长，苑江森。苑国钟与这些人物之间的常态关系分别是：与翠兰子是房东和租客的关系；与古月宗是房屋买卖关系；与肖老板是地位强弱关系；与苑江森是父子亲情关系。在进行一系列的冲突与对抗后，常态关系的稳定性被打破，人物之间就会自然而然浮现出非常态关系：苑国钟与翠兰子实际上是一对情人，某种程度上他们也互为恩人，他们之间的关系体现出平民百姓的真实人性和人情；古月宗一直白住苑国钟房子，多年来让苑国钟心存不满；苑国钟与肖保长实际上是房屋归属、金钱利益方面的敌对关系，肖保长一直在给苑国钟设置陷阱，试图夺走窝头会馆；而苑国钟与儿子苑江森之间的父子关系极差，儿子对父亲一直心存怨恨，实际上存在着误会。

此外，还有翠兰子和同院邻居金慕容的关系、与女儿女婿的关系，肖鹏达、苑江森、周子萍之间的三角恋关系等等，都经历了一个从常态关系到非常态关系的过程。

编剧刘恒曾说：“本剧的主题说文了是‘困境’，说白了就是‘钱’”。由此可见，《窝头会馆》的内容绕不开“钱”这个话题，据统计，《窝头会馆》里面明确提到“钱”这个字多达148次。事实上，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对人们日常生活的真实表现。每个人每天不知道多少次必须跟钱产生瓜葛，我们离不开“钱”，甚至每天围绕着“钱”。

《窝头会馆》中的戏剧冲突也基本以“钱”为导火索，主要有三类冲突：房客之间的冲突；父子之间的冲突；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冲突。

房客之间的冲突主要是田翠兰和金穆蓉两个女人之间的冲突，两个人见天儿掐架，从整个剧的开头掐到结尾，吵架的原因有房租的多少、利益的冲突、感情的误会等等。她们俩从因生活中微不足道的小事吵架，到后来践踏对方的尊严，碰触彼此的禁忌。这使她们之间的矛盾到达不可调和的地步，两人彻底翻脸。

父与子的冲突是指苑国钟和苑江森的冲突。苑江森信仰马克思主义，支持共产党，他放任病情蔓延不管，一心想要读书救国，他打心底里怨恨父亲贪财，以为父亲用出卖韩先生得来的脏钱买了窝头会馆，认为父亲间接杀死了韩先生，对不起共产党的革命者，并且不相信父亲为自己的辩解。因此他对父亲苑国钟想办法为他治病的做法持冷漠态度，和父亲的关系十分僵硬。让父子之间产生冲突的直接导火索是捐款，也就是钱。苑江森拒绝接受同学们的捐款，而苑国钟表面上说不好意思拿，却本能地把钱紧紧抓在手里不放，从“盯着”“死盯着”“抢夺似地”“抓着”“紧紧攥着”钱，到被儿子打了一耳光后，“捏着”仅剩的一张纸币。整个过程，足以看

出苑国钟经济上的窘迫。事实上，苑国钟如此爱钱的原因，主要是想要凑钱给儿子治病。最后父亲奄奄一息之时，儿子抱着他，希望挽回他的生命，这时儿子也许已经能够些微体会父亲的苦衷，他们之间的父子矛盾也逐渐归于平静。

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冲突主要是肖启山与窝头会馆里贫苦百姓们的冲突。肖启山是象征着解放前旧社会末期的压迫者，他剥削贫民，尤其是窝头会馆的房东苑国钟。苑国钟和肖启山的矛盾冲突，表面上是债主与债户的矛盾，实际上可以归属于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肖启山虽然通过某些手段暂时获得经济利益，但他这样的压迫者群体必然会被即将到来的新中国新社会淘汰掉。

此外，我们必须强调的一点是，戏剧的本质属性是动作性，演员通过冲突性或对抗性动作，表现“误会”或“对抗”。肖保长儿子肖鹏达最后掏枪打死苑国钟，使剧情达到高潮，具有给整个剧情收口的关键作用。

《窝头会馆》里的人物冲突主要通过琐碎的争吵来体现，从这些普通小市民之间的冲突中，我们看到的是当时整个社会的矛盾冲突。而所有的冲突就像这个动荡的社会，会被新的社会所取代。这是不可逆的时代潮流，也是这部献礼剧的背景与主旨。

### 三、演员功底强硬，物理空间稳定

演员是角色的代言体。演员的第一自我是本我，第二自我是他我。在表演过程中，演员要经历从本我到他我即角色的过程，也就是从表演者进入表演对象的过程，这个“代言”的过程要通过行动来表现。在《窝头会馆》剧中，每一个演员都投入了尽可能大的表演激情，他们的行动和情绪直接传达给观众，展现剧中角色带来的无尽戏剧魅力和专业演员表演的过硬功力。

宋丹丹饰演的翠兰子，是个大大咧咧的角色，这个形象设定能够高效发挥宋丹丹演戏的长处：台词利落干脆，说话、行动都生动形象，举手投足之间就能把观众情绪调动起来，能很好地和观众产生亲切的交流。何冰多年潜心表演，表演功底过硬，表演能力极强，同时，他的台词有张力，语速虽快却可以掌握恰当的节奏。比如他在说“是哪阵风儿把您给兜来了”“多大的风啊，都把我给兜来了，怎么没把您给兜飞了呢”“兜飞了又他妈给兜回来了”几句台词的时候，好像不经意说出，却又产生了哄堂大笑的效果。他把把文本变成场景，把台词说活了，自然就产生画面感。濮存昕饰演古月宗，他在剧中利用自身的幽默感，产生了极佳的戏剧效果。

为了更亲切、自然地讲述发生在老北京的底层群体的故事，营造一种语言与故事以及地理环境相匹配的真实感、现场感，发挥在语言风格上的感染力，《窝头会

馆》的台词密集地运用北京方言。这在很大程度上考验着演员的台词功底，而我们能够看到，所有演员都通过了考验，他们的台词都很好地实现了这一目标。

除了演员的表演功底要过硬，客观的表演空间也要符合戏剧需要的条件。物理空间是稳定的同一空间，即舞台。物理层面的舞台构成，包括装置、道具、服装、舞美、化妆、灯光、音乐音响等。其中装置和道具是表演支点，在以物件为线索的情况下，装置或道具也可能成为矛盾的集中点和核心。装置是展示生活和气氛的硬件装置，不可搬动，要求结实且拆卸方便，易保持原貌；道具是可搬动的。《窝头会馆》这个故事发生的地点始终在一个场景，就是会馆，整场都没有怎么变换场景，达到了不给演员带来空间压力的目的。为了使会馆这个主要舞台更加贴近现实，刘恒曾经说过，《窝头会馆》舞台上的布景，是剧组美工到南城一个地方一比一拷贝出来的。因此舞台上所有的装置与那一时代真正的四合院是非常像的，简直可以说是一比一还原，从而展现出一个原汁原味的北京大杂院。由此，这样的舞台环境为演员提供了稳定而真实的戏剧表演空间。此外，根据剧情变化而变化的灯光重点，以及符合时代特征和角色特点的演员服装等，都是值得一提的要素。只有这些要素共同拨动琴弦，才能为观众奉上一场美妙的演奏。

综上，我们能够得出一个结论，戏剧的艺术空间创造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一场精彩的戏剧需要编剧、导演、演员等人的共同努力，相互配合，当主客观因素达到良好的状态，其理想效果才得以实现。《窝头会馆》着眼精准，从最普通的底层小人物的众多小故事中，暗示社会、时代、环境的真实状况，展现出厚重的历史深度，见微知著，完全称得上是一部兼具质感、量感、分寸感的经典献礼剧作。

### 参考文献：

- [1]孙佳.我国影视公众人物的责任伦理问题研究[D].南京林业大学,2016.
- [2]王保平.报人与时代相遇:金雄白早年《时报》经历的考察(1926-1929)[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25(01):84-109+128.
- [3]苏月.浅析广播剧人物形象塑造[J].戏剧之家,2021(24):168-169.
- [4]董蓉.《奥瑟罗》与《奥赛罗》——莎士比亚戏剧到威尔第歌剧的“脚本转型”[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5(02):98-108.DOI:10.16504/j.cnki.cn11-1183/j.2015.02.007.
- [5]张伊彤.赵宝刚青春励志电视剧人物形象塑造研究[D].哈尔滨师范大学,2020.DOI:10.27064/d.cnki.ghasu.2020.000100.